



风又三郎

宫泽贤治 [日] 著

周龙梅 彭懿 译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又三郎 / (日) 宫泽贤治著; 彭懿, 周龙梅译.
—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2008.4
ISBN 978-7-221-08039-4

I. 风 … II. ①宫 … ②彭 … ③周 … III. 童话—日本—现代IV. I313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56080 号



风又三郎 [日] 宫泽贤治 著 周龙梅 彭懿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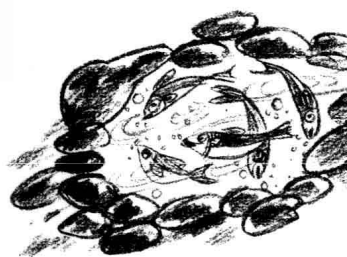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人	曹维琼
策 划	远流经典文化
执行策划	颜小鹞 李奇峰
责任编辑	苏 桦 颜小鹞
设计制作	曾 念
插画制作	七色花绘本馆
出 版	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
地 址	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
电 话	010-85805785 (编辑部) 0851-6828477 (发行部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制	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(0534-2671218)
版 次	2008年6月第一版
印 次	2008年6月第一次印刷
成品尺寸	143mm × 195mm 1/32
印 张	3
书 号	ISBN 978-7-221-08039-4
定 价	10.00 元
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

风又三郎

宫泽贤治 著
周龙梅 彭懿 译

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5 九月一日

21 九月二日

31 九月四日星期天

53 九月五日

63.....九月七日

75.....九月八日

85...九月十二日第十二天





九月一日

咚，咚咚，咚咚——咚，咚咚——咚，咚咚——
风吹落了青核桃，
雨打落了酸木梨，
咚，咚咚，咚咚——咚，咚咚——咚，咚咚——

溪流边有一所小学校。

教室只有一间，但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每个年级都有学生。操场也不过就是网球场那么大，后面满山遍野都是葱翠的青草，还有栗子树。操场的角落里有一个岩洞，冰凉的清水正咕嘟咕嘟地向外喷涌。

九月一日的清晨，天高气爽。蔚蓝的天空下秋风阵阵，朝阳洒满了小小的操场。两个穿黑色肥腿裤的一年级学生绕过堤坝，向操场跑来。他们俩见校内静悄悄的，空无一人，便得意地轮流高喊：

“噢——我们第一！第一名！”



可是当他们俩高高兴兴地走进校门，往教室里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浑身不禁发起抖来了。其中一个孩子竟吓得哭了起来。只见清晨静悄悄的教室里，一个陌生而奇特的红发少年仿佛从天而降，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前排的座位上。

那正是哭鼻子的孩子的座位。另一个男孩也快要哭出来了，但他强忍着，睁大双眸瞪着里面的少年。就在这时，从河的上游传来一阵高声呼唤：

“呜呼——呜呼——”

不一会儿，一个叫嘉助的孩子夹着书包，像只大黑乌鸦，笑着冲进了操场。随后，佐太郎、耕助他们也蜂拥而来。

“你怎么把他弄哭了？”嘉助一把抓住那个没哭的孩子的肩头问。被他这么一问，那孩子也终于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大家觉得奇怪，于是四下里一看，这才发现了端坐在教室里的那个奇特的红发少年。大家哑然无声。女孩子们也都渐渐地围了上来，静悄悄的，谁也不说话。

红发少年毫不畏惧，依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凝视着黑板。

这时，六年级的一郎来了。只见一郎摆出一副

大人的架势，大摇大摆地走来，他望望大家，不解地问：

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大家这才如梦初醒，指着教室里的奇特少年，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嚷个不休。一郎朝里边望了一会儿，然后夹紧书包快步来到窗前。

其他孩子也都鼓起了勇气，跟在一郎身后。

“你是谁？怎么还没到时间就进教室了？”一郎趴在窗台上，把头伸进教室，责问少年。

“晴天时擅自进教室，要挨老师批评的。”窗下的耕助接着说。

“你挨老师批评，我们可不负责任。”嘉助又加了一句。

“快出来呀，出来！”一郎喊道。

可那少年一会儿眨眼环视教室，一会儿又回头望望这边的孩子们，仍然双手端放在膝盖上，坐在椅子上。

少年那身打扮实在是出奇。他身穿一件怪里怪气的灰色肥大褂，一条白色短裤，脚上是一双半高筒的红皮鞋，红苹果似的脸上闪动着一双乌黑的圆眼睛。他好像听不懂话似的，连一郎也感到束手无策了。

“那家伙大概是外国人吧？”

“他会不会是来咱们学校上学的？”

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。这时，五年级的嘉助恍然大悟地叫了起来：

“啊，他准是三年级的插班生。”

“对对，没错！”

低年级小同学也这么想，而一郎却歪着头默默不语。

那个奇特的少年仍在眨眼望着这边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。

这时，一阵山风猛地刮来，刮得教室的玻璃窗咯嗒咯嗒地直响，校园后面山上的茅草和栗子树全都变得异样的青白，随风舞动起来。教室里的少年终于露出了笑脸，动了动身子。

嘉助看见了，又嚷道：

“我明白了，那家伙是风又三郎！”

大家也觉得有理，这时站在后面的五郎突然叫了起来：

“哎哟，好疼呀！”

大家一看，原来是耕助踩到了五郎的脚趾，五郎气得举起拳头猛打耕助。耕助也火冒三丈，他一边叫着：“是你自己不好，还动手打人”，一边又要

去打五郎。五郎委屈得泪流满面，与耕助撕打成一团。这时，一郎从中把他们俩隔开，嘉助也上前把耕助拉到了一边。

“你们别打了，老师已经来了！”

一郎说着又朝教室那边看去，顿时，他不禁目瞪口呆了。刚才还在教室里的那个奇特少年怎么不翼而飞了？大家好失望，就像是好不容易才成为朋友的小马驹被带到远方去了，好不容易才抓到手的山雀逃掉了似的。

风又猛地刮了起来，玻璃窗在喀哒喀哒作响，后面山坡上的茅草丛，掀起一片青白的波浪，缓缓向上游方向涌去。

“都怪你们俩打架，看看，又三郎不见了吧？”
嘉助生气地说。

大家也觉得真是那样。五郎顿时忘记了脚疼，难为情地缩着肩膀，垂头丧气地站在那里。

“我看那家伙就是风又三郎！”

“正好是在二百零十天来了。”

“他穿着鞋呢！”

“还穿着衣裳。”

“头发是红的，真是一个怪家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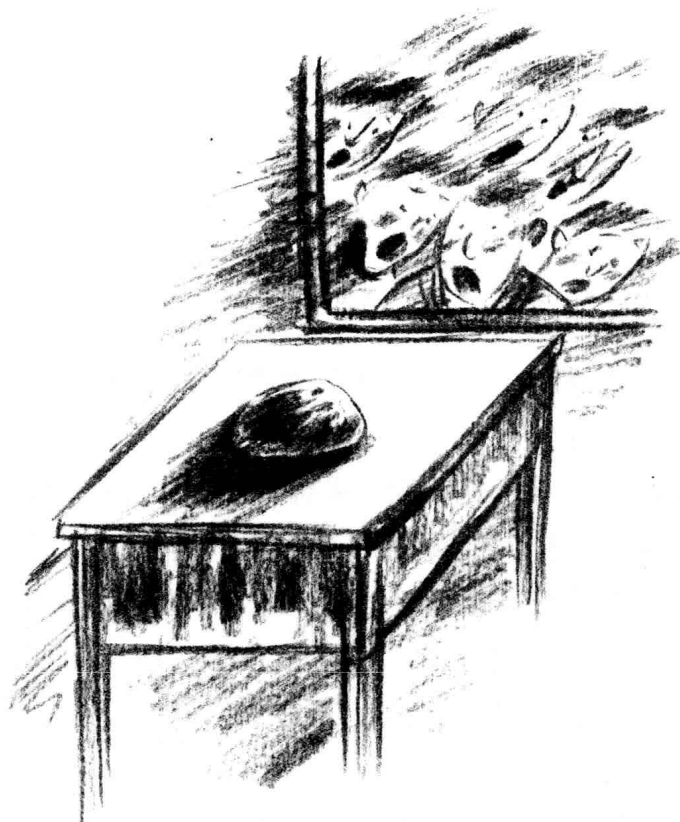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，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叫开了：

“你们快看呀，又三郎把石头放在我书桌上了！”果然，那张书桌上摆着一块沾满了泥土的石块。

“对啦，他打破了那块玻璃窗。”

“不是，那是嘉一在暑假前扔石头打破的。”

“对，不是他。”



正当他们争执不休时，老师突然出现在了门口。老师右手拿着一只锃亮的哨子，示意大家集合。真不敢让人相信，老师身后竟是刚才的那个红发少年。只见他头上戴了一顶白帽子，紧紧地跟在老师后边，向这边走来。

大家一声不吭。过了一会儿，一郎终于带头说：“老师您早！”同学们也跟着说了声：“老师您早！”

“同学们早。大家都好吧？好，站队吧！”老师嘀嘀地吹响了哨子，哨声在山谷里低沉地回荡。

大家想，又恢复了暑假以前的样子。六年级一名，五年级七名，四年级六名，三年级十二名，按年级排成了一列纵队。

二年级八个人和一年级四个人，向前看齐地站着。那个奇特少年似乎觉得有趣，用牙咬着舌头，在老师背后好奇地张望。老师高声说：“高田同学，站到这边来！”随即把那个少年带到了四年级的队列里，让他跟嘉助比了比个儿，然后就让他站在嘉助和后面的喜代中间。大家一个劲儿回头张望。老师又回到了大门口，向大家发令：

“向前看——齐！”

同学们一齐向前看齐，排好了队形。可是大家



都想看看那个孩子是怎么做的，有的回头看，有的斜眼偷看。少年十分熟悉站队的所有口令，只见他自如地伸出双臂，将指尖对准了嘉助的后背，嘉助感到脊背后面有点发痒，就不住地扭动着身子。

老师又发令了：

“手放——下！”

“按年级依次进教室，一年级先进。”

一年级开始走了，很快二年级三年级也开始走了，同学们在队伍前面绕了一圈后，走进右边一个有鞋箱的门口。四年级同学也开始走了，刚才那个少年跟在嘉助后面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了进去。前面的孩子不时地回头，后面的高年级同学也紧盯着少年。

同学们很快脱了鞋，放进鞋箱，进了教室。大家还像刚才在外面时一样，一个年级坐成一排。刚才那个少年若无其事地坐在了嘉助的后面。大家刚坐好，就大乱起来。

“我的书桌换了。”

“我的书桌里有石块。”

“喜耕，喜耕，你带成绩册了吗？我忘了。”

“哎，佐野，把铅笔借我用用！”

“不行。你怎么拿别人的本子呀？”

这时，老师走进教室，同学们乱哄哄地站了起来，一郎在后面喊了一声：

“敬礼！”

大家敬礼时稍稍安静了一下，可马上又乱了起来。

“安静！同学们，安静！”老师说。

“哎，悦治，别吵。都别吵了！嘉助，喜耕！”

喂！”一郎在后面挨个地训斥吵闹的同学。

大家终于安静下来。老师对大家说：

“同学们，漫长的暑假过去了，大家玩得开心吧？每天早上起来，都可以去河里游泳，可以跑到树林里像山鹰一样放声高叫，有的人还可以跟大哥们去上野原割草，对吧？不过，暑假到昨天就结束了。从今天起，就是新学期了，就是秋天了。古时候人们说，秋天是读书学习的最佳时节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大家都要好好学习啊。还有，在这个新学期里，同学们又多了一位新朋友，就是坐在那里的高田。高田原来在北海道上学，这次他父亲由于公司的工作关系，调到上野原入口来了，所以从今天起，他就是大家的朋友了，无论是上学的时候，还是上山拾栗子，或是去河边钓鱼，大家都别忘了叫上高田。明白了吗？明白的同学举手！”

大家争先恐后地举手。那个叫高田的孩子也不甘落后地举起了手。老师笑了，但马上又说：

“明白了就好，把手都放下吧。”听老师这么一说，大家如同熄了火似的，无精打采地一齐放下了手。

这时，嘉助又举起手说：

“老师。”